

夏丏尊：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梁实秋：（弘一法师）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

关注经典 一生珍藏

李叔同精选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 / 著

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所，可见杭州佛法之盛了！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研”的增刊，由黄居士来请，要我写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这题目范围太广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内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在杭州住了约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过一回茶而已，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了。我的住处钱塘门外，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着西湖的风景。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民国二年（1913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作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跑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总觉很有意思呢！记得那时我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许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节为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断食的时间。至于断食的方法，必须先想一想，考虑一下，似总要有个很安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冷印社的叶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座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他问我说：“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谁来介绍才好。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谈。”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因为从前在西湖时，总不觉得现在这样热闹，而是游客很少，且是个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佳的了。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敢一个人去，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走，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看的人回来后就，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安静，因为那边的人很多，所以虎跑寺是关起来，游客是不可以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我住进去以后，常看见一位出家人从我的面前经过（即是在住上的那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说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我以前从五岁时，就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他们到我家的里念经及拜忏。于十二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务是怎样的，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两种生活，却都羡慕而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吃粥的，更羡慕。及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请他们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时，我就发心，到了发心的时候，我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我仍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觉得有趣味了。于是便请了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他的名字是弘净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居住的。于是他就于民国七年（1918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入山，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有碍于出家的功课。二月十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前到虎跑去，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我就提前去考试。考试之后，就于二十一日入山了。入山之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发。及至七月初，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劝我：“你住在寺里，并且剃发，出家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发好！”我本末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于是剃发之后，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圣像，所以就在那天落发。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阿庄尼姑介绍，到灵隐寺去受戒了。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因为是个初学佛的人，所以到灵隐寺去受戒。但是灵隐寺的戒律，却比虎跑寺的戒律好。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当时的方丈和尚很客气，叫我在客堂后面去香斋的楼上。那楼是慧明法师住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和时，就说：“既是来受戒，怎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进了戒堂，却怎样地随便呢？就是在家时，也是一个和尚。我也和你一样的。”那时方丈和尚就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是有要紧的佛事时，方命去参加。所以，我就和慧明法师商量，但是看到那楼上的样子，却是我佩服不已的。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了。十二月底，即搬到玉皇寺去住。此后就常常的出去走走，又住在了别的地方。又想到杭州的寺院之多，约有两千所，可见杭州佛法之盛。越风社”要出关于“西研”的增刊，由黄居士来请，要我写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这题目范围太广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内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在杭州住了约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过一回茶而已，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了。我的住处钱塘门外，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着西湖的风景。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民国二年（1913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作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跑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总觉很有意思呢！记得那时我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许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节为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断食的时间。至于断食的方法，必须先想一想，考虑一下，似总要有个很安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冷印社的叶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座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他问我说：“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谁来介绍才好。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谈。”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因为从前在西湖时，总不觉得现在这样热闹，而是游客很少，且是个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佳的了。到了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典藏
DIPAN CHUAN



李叔同精选集

LI SHUTONG JINGXUAN JI

李叔同 /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5年·沈阳

© 李叔同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叔同精选集 / 李叔同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5.1

(典藏 / 吴昊主编)

ISBN 978-7-5470-3417-0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李叔同 (1880~1942) - 选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5396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8mm × 254mm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7

出版时间: 2015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梁晓蛟

封面设计: 任展志

版式设计: 鄂姿羽

责任校对: 侯俊华

ISBN 978-7-5470-3417-0

定 价: 19.9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经典之藏，心灵之旅



读书是一件辛苦的事，读书又是一件愉悦的事。读书是求知的理性选择，同时，读书又是人们内在自发的精神需求。不同的读书者总会有不同的读书体验，但对经典之藏，对精品之选的渴求却永远存在。

传统上，读书是求学的手段，千百年来，人类知识的传承，最重要的总是通过书籍的记载与传述。因为有了书，人类才可以文脉延续，薪火相传。西哲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而，先贤们都把读书当作高尚而庄重的事情，赋予读书神圣、光荣的使命感。故此，韦编三绝、悬梁刺股，以及凿壁、囊萤、映雪等等，就成了刻苦求学的典型，千百年来成为人们效法的楷模。于是，寒门学子挑灯夜读，富家子弟潜心求学，或诚心拜师，或自学成才，诸如此类的事例，就成了激励学子上进求学的传说故事而广泛流传。

书籍除了自身寓含的教化功能外，还能让人感到身心的愉悦和快乐。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极力去寻找各种承载文明的载体，来填塞文化需求的饥渴。一本残破小书，可以在上百人的手中传递和阅读，看完后仍意犹未尽，不忍释卷。彼时，人们读书如饥似渴，却并无黄金屋、颜如玉一类的功利目的，有的只是内心的精神需求，读书的愉悦与快乐正在于此。仲春季节，读书间隙，推窗而立，鸟语花香扑面而来，内心深处则有禾苗拔节的哗剥之声回响；炎炎夏日，一卷在手，品茗读书，摇扇驱蚊，自然能感受到心灵的清凉和愉悦；秋风瑟瑟，听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啜一口酽茶，想起“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名联，便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数九严冬，寒意砭骨，围炉夜读或雪夜捧卷，书香入腹，情暖人心，又能体验到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悠悠遐思。

无论是求学求知还是寻求精神上的愉悦，读书都是我们的一种心灵之旅，

是接受自我内心的召唤和灵魂的导引上路，让自己再次起飞得到新生的力量。变换的风景，奇异的遭遇，萍逢的客人，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都会在我们读过的书籍中出现，它们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唤起我们好奇。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在我们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

正因为读书之益，读书之趣，我们才对书籍本身挑剔起来。试想，灵魂之伴侣如何可以等闲视之呢？一本书的好坏，总会有无数人来品评，既有芸芸众者即兴点评，又有专家学者细心解析，然而，书籍最终的裁定者是历史而不是某一种潮流。随着时光的淘汰，留下来的经典之作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留在人们的案头，成为经典之藏。

“典藏”之作正如伴随我们的益友，多闻、博大、精彩而有趣，这样的益友，需要人们用心地品读，细心地筛选，最终把最好的“朋友”留在自己的身边。我们的“典藏”正是帮助读者挑“益友”的一种尝试，希望能把经典的、有价值的或者有趣的书籍放在读者的案头，让它们像朋友一样陪伴每一位读者走上自己的心灵之旅。

当我们打开书本，走进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自然能够体验那种君临一切的奇特感觉。此时心如止水，宁静安然，恰如室外无言的星月，美文佳句不期而至时，或击案称绝，或吟哦出声，甘之如饴。愿这“典藏”之作能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一块绿荫，助大家在自己的漫漫行旅中搭起一座可供休憩的风雨亭，对抗庞大、芜杂、纷繁的外界侵扰。



李叔同精选集

序言

弘一法师之出家（代序）

夏丏尊


今年（1939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些文字以为纪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过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涯。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钱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







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

（他）说：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做过具体的决定。据说假期中（他）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星期他才回来。

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相。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







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是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了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





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有人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而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及校工们，我所得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的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着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说：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做他出家的纪念。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未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毁谤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周遭历尽，悟得从容静心之妙

初到世间的慨叹	003
遇见精神的出生地	006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008
断食日记	012
遁入空门的修行	019
余弘律之因缘	021
追求律学的真谛	023
从容弘法的感悟	025
艺海畅游的乐趣	027
南闽十年之梦影	029
最后之□□	035
人生之最后	038

第二章 讲禅解佛，参透至善佛缘

佛法大意	045
切莫误解佛教	047
佛法十疑略释	057
佛法宗派大概	061
佛法学习初步	064
佛教之简易修持法	068
律学要略	071
常随佛学	079
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	081
改过实验谈	084
改习惯	087
受八关斋戒法	089
授三皈依大意	091
敬三宝	094
初发心者在家律要	096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097
普劝净宗道侣兼持诵《地藏经》	102
为性常法师掩关笔示法则	104
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	106
关于净土宗	109
药师如来法门一斑	114
药师法门修持课仪略录	117
问答十章	120
木轮相《不杀》	124

征辨学律义八则	125
《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	128
持非时食戒者应注意日中之时	130
南山律苑住众学律发愿文	132
说经悟佛精妙录	133

第三章

中西艺谈，引领新文化风潮

谈写字的方法	147
粹评明清篆刻名家	153
浅谈中国美术史	166
浅谈西方美术史	186
西洋音乐杂谈	197
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	201

第四章

诗文精粹，感怀悲欣交集

诗词	207
歌词	234

附录

弘一法师生平大事记	253
-----------	-----



李叔同精选集

第一章

周遭历尽，悟得从容静心之妙

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俞伯平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字叔同，出家后法号弘一，人称弘一法师。正像俞伯平评价的那样，李叔同的一生“扮演”过很多角色，只不过每一次的“演绎”都是他最本真的自我。

李叔同祖籍浙江，生长在天津，本是一个富贵之家的贵公子。他的父亲李世珍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与李鸿章、吴汝纶为会试同年，曾任吏部主事，不久后辞官经商，以经营盐业为主，号称津门巨贾。

李叔同的母亲是李世珍的五姨太，他虽然是庶出，但自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并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在二哥文熙的启蒙下遍习儒家经典，加之天资聪颖，李叔同年少时就展现出才子的风华：7岁时，诵读






《文选》朗朗而出；16岁时，考入名流云集的辅仁书院；19岁时，加入文学团体城南文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

20岁出头的李叔同，便已经与当时名流结为“天涯五友”，出版诗集、歌集、印谱，创办书画公会，翻译西方法学名典，并考入当时上海最先进的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李叔同的文章在上海最著名的文人团体沪学会中屡屡列为第一，从此被名士闻人所青睐，以“才子”之名蜚声上海滩。

后来，李叔同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画、音乐、戏剧，并将所学带回中国，创办文艺报刊杂志，或担任主笔、编辑等，甚至将文艺融入爱国救亡的社会活动中，最终成为中国油画先驱者、引入西方音律第一人、中国话剧奠基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才华并不独家私藏，而是奉献给后来人，怀揣“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理想，先后培养出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丰子恺曾给予其“爸爸的教育”这一高度评价。

然而，谁会想到一个如此风华卓著的人竟在刹那间醍醐灌顶，了却尘缘。李叔同究竟为何要出家？他已经“扮演”了那么多角色，而且各个光彩夺目，为何周遭历尽，偏偏选择“僧侣”来终了？令他人艳羡无比的人生，在他自己心中又是怎样的滋味呢？一入空门，他的佛心安置在哪里，又如何看待曾经的过往呢？

本章集结了李叔同的一系列自述性文章，有其对红尘的反思，有其对空门的感悟。希望读者们能够从中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也能够从中观照自己的人生，找到令自己收获幸福的答案。



初到世间的慨叹

在清朝光绪年间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庵前有一户人家。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乎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但是，他为官不久，便辞官返乡了，开始经商。在晚年的时候，他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李善人”。而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时，我的母亲只有二十岁，而我父亲已近六十八岁了。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虽然父亲很疼爱我，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

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我与母亲的处境很是困难，看着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难受，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做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听我母亲后来跟我讲：在我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